



PENGUIN CLASSICS



企 鵝 經 典

八十天环游地球

[法] 儒勒·凡尔纳 著 郑克鲁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八十天环游地球

[法] 儒勒·凡尔纳 著 郑克鲁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十天环游地球/(法)儒勒·凡尔纳著;郑克鲁
译.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6
(企鹅经典丛书)
ISBN 978-7-5321-6077-8

I. ①八… II. ①儒… ②郑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
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13211 号

Jules Verne

Le tour du monde en 80 jours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Shanghai 99 Culture
Consulting Co., Ltd. 2016

“企鹅经典”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
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。

“企鹅”、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
注册的商标。未经允许,不得擅用。

总 策 划: 黄育海 陈 征
责任编辑: 张 翔
特约策划: 邱小群
封面绘图: 杨 猛
封面设计: 汪佳诗

八十天环游地球

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 著
郑克鲁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6 字数 130,000
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321-6077-8/I·4851 定价:39.00元



JULES VERNE

LE TOUR DU MONDE EN 80 JOURS

企鹅经典丛书

出版说明

这套中文简体字版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（Penguin Books）的一个合作项目，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“企鹅”商标作为丛书标识，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。“企鹅经典”凡一千三百多种，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，涵盖英、法、西、俄、德、意、阿拉伯、希伯来等多个语种。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，但正如古人所云：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

由艾伦·莱恩（Allen Lane）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，最初起步于英伦，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，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。一九四六年以前，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，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。二战后，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所打破。它用现代英语书写，既通俗又吸引人，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。“高品质、平民化”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，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

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，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。在这套经典丛书中，第一种就是荷马的《奥德赛》，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，可谓高瞻远瞩，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。

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，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，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，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。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，传播者（出版者）、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。事实上，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，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。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，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，进入了大众视野，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。在现代社会，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，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，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，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。

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，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，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。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，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。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，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，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。换成更理性的说法，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，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。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，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，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，加以制

衡，需要一种文化救赎。此时此刻，如果打开一本经典，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。

中文版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：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，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；其次，采用优质的译本，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，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；另外，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，以及必要的注释，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。总之，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，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。

关于经典，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，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——“‘经典’的另一层意思是：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、一百万次被人取下。”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，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，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

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

二〇一四年一月

目 录

八十天环游地球	1
导 读	190

一 菲利浦·福格和万事通主仆相认

一八七二年，塞维尔街七号有座伯灵顿花园住宅——一八一四年，谢里顿^①在这幢房子里逝世——，菲利浦·福格先生如今居住在此。虽然他似乎一心不做任何引人注目的事，但却是伦敦改革俱乐部^②最不同寻常和最惹人注意的成员之一。

继在为英国争光的、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住在这里之后，就是这位菲利浦·福格了，他是个神秘人物，别人对他一无所知，只知道这是个非常风流倜傥的人，英国上流社会最英俊的绅士之一。

据说他酷似拜伦^③，——脑袋像，因为他的脚无可挑剔——，不过这是长着小胡子和夹髯的拜伦，冷漠无情的拜伦，活到一千岁都不显老的拜伦。

菲利浦·福格诚然是英国人，不过或许不是伦敦人。伦敦的交易所、银行、城里的任何一个商行，从来看不到他。伦敦的船坞和码头，从来没有接纳过船主菲利浦·福格的货船。这个绅士没有在任何董事会露过面。他的名字从来没有在律师公会、伦敦内殿法学协会、林肯院、

① 谢里顿（1751—1816），英国戏剧家兼政治家，著有《匹敌者》《诽谤学校》。

② 19世纪英国辉格党的俱乐部，成立于1830年。

③ 拜伦（1788—1824），英国浪漫派诗人，著有《唐璜》，跛脚。

格雷院响起过。他从来没有在大法官法庭、女王的王座庭、财政部法庭和教会法庭打过官司。他既不是实业家，也不是批发商，既不是商人，也不务农；他既不属于大不列颠皇家协会，也不属于伦敦协会，既不属于手工业者协会，也不属于罗素协会，既不属于西文文学学会，也不属于法学会和女王陛下直接庇护的科学艺术联合会。总之，从亚莫尼卡协会直到主要以消灭害虫为宗旨的昆虫协会，在这些充斥英国首都的林林总总的协会中，他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。

菲利斯·福格是改革俱乐部的成员，如此而已。

谁对一个这样神秘的绅士怎么会跻身于这个体面的协会感到惊讶，得到的回答会是：他经过巴林兄弟两位先生的推荐，他在两兄弟那里开有账户。由于他的销售始终不变地以贷方欠账流通，他的支票照单即付，因此，他具有良好的“信用”。

这个菲利斯·福格富有吗？毫无疑问。但是，他怎么发财的，连消息最灵通的人也无法回答，要想打听清楚，最后只得去问菲利斯·福格先生。无论如何，他一点儿不挥霍，也并不吝啬，因为，但凡崇高的、公益的、慈善的事业需要赞助，他都悄悄地，甚至匿名地捐钱。

一句话，没有人比这位绅士更不爱交际了。他尽可能少说话。由于他沉默寡言，就显得更加神秘。可是，他的生活明白如画，他所做的事总是一板一眼地相同，以至于未能满足想象的人要妄加猜测。

他旅行过吗？很有可能，因为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世界地图。即使非常偏僻的地方，他好像都有特殊的了解。有时候，他寥寥数语，言简意赅，就纠正了俱乐部里关于失踪或迷路的旅行者流传的千言万语；他指出真正的可能性，他的话往往仿佛得到第二视觉的启迪，事情总是最终证实了他的话千真万确。这个人准定到处旅行过，——至少在头脑里旅行过。

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菲利斯·福格没有离开过伦敦。有幸比别人更了解他的人证实，——除了他每天从家里到俱乐部所

走的那条路——没有人能认为看见他在别的地方。他唯一的消遣就是看报和打惠斯特^①。这种默默无语的赌博十分适合他的天性，他经常赢钱，但是他赢到的钱从不放进自己的钱袋，而是列入慈善预算的一笔重要款项。另外，必须指出，福格先生显然是为了打牌而打牌，并非为了赢钱。赌博对他来说是一种战斗，一种克服困难的斗争，不过是不需要运动，不需要走动，不会疲劳的斗争，这符合他的性格。

大家知道菲利斯·福格既没有妻子，也没有孩子，——这可能发生在最正直的人身上——，既没有亲戚，也没有朋友，——说白了，这就更加罕见了。他独自生活在萨维尔街房子里，没有人进去过。从来没有人谈起过里面的情况。只有一个仆人伺候他。他极其准时地在俱乐部吃中饭和晚饭，在同一个餐厅里，同一张桌子上，绝不款待他的同行，不邀请任何陌生人，午夜准点回家，只是为了睡觉，从来不享用改革俱乐部提供给会员的舒适房间。二十四小时里，他有十个小时在家里度过，要么是睡觉，要么是梳洗。要是散步，那是一成不变地步子均匀，在进门细木镶嵌的地板的大厅里，或者在回廊里，蓝色玻璃的穹顶高耸其上，由二十根希腊爱奥尼亚式的红色云斑石柱支撑着。无论晚餐还是午餐，俱乐部的厨房、食品储藏室、配膳室、鱼和牛奶供应处给他的饭桌提供保留的美味佳肴；俱乐部的男侍者，身穿黑礼服，脚穿绒布软底鞋，神情庄重，给他端上一套特制的瓷器餐具，放在萨克斯^②的漂亮桌布上；俱乐部的模子已丢失的水晶杯，盛着他的雪梨酒，波尔托葡萄酒，掺杂桂皮、香蕨和樟属植物的淡红葡萄酒；最后是俱乐部的冰冻饮料，高价从美洲的湖泊运来——他的饮料保持着令人满意的清凉状态。

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中生活，那么这是一个怪人，必须承认，古怪也是不错的！

① 桥牌的前身。

② 位于德国东部，纺织业很发达。

萨维尔街的房子算不上美轮美奂，却也以极其舒适而值得称道。再说，由于主人不变的习惯，伺候起来也不费工夫。不过，菲利斯·福格要求他唯一的仆人异乎寻常的一丝不苟和有条不紊。就在十月二日那一天，菲利斯·福格辞退了詹姆斯·福斯特——这个小伙子端给他刮胡子用的热水是华氏八十四度，而不是八十六度，犯了错误——，他在等待替补者，那人应该在十一点至十一点半之间报到。

菲利斯·福格正襟危坐地待在他的扶手椅中，双脚就像检阅的士兵那样并拢，双手撑在膝上，挺胸昂首，望着挂职钟的指针行走，——这是能指出小时、分秒、日期、月份和年份的复杂机械。十一点半敲响了，福格先生按照他每日的习惯，该离开家，到改革俱乐部去。

这当儿，菲利斯·福格先生待在小客厅，听到有人敲门。

被辞退的詹姆斯·福斯特出现了。

“新仆人来了。”他说。

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走了进来，鞠了个躬。

“你是法国人，名叫约翰吧？”菲利斯·福格问他。

“我叫让，请先生别见怪^①，”新来者回答，“让·万事通，万事通是我留下来的绰号，表明我天生有摆脱困境的能耐。先生，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直的小伙子，不过，坦率地说，我干过几种行当。我做过流浪歌手、马戏团的骑马高手、像莱奥塔尔那样表演空中杂技，像布龙丹那样走钢丝；随后我成了体育教师，为了更好地发挥我的才能，最后，我当了巴黎消防队的中士。在我的档案里，甚至有好几次出色的灭火纪录。但是，我离开法国已经五年了，由于我想体会家庭生活，所以在英国当了贴身仆人。可是，我眼下没有工作，听说菲利斯·福格先生是联合王国最守时、最恋家的人，我就来到先生这里，毛遂自荐，希望能在这儿安生地生活，连万事通这个名字也放在脑后……”

① 英国人的名字约翰（John），在法国称为让（Jean）。

“万事通嘛，倒也符合我的要求，”绅士回答，“有人向我推荐你，关于你，我得到的信息良好。你知道怎样在我家当仆人吗？”

“知道，先生。”

“很好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”

“十一点二十二分。”万事通从他的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只硕大的银怀表，回答道。

“你的表慢了。”福格先生说。

“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但是这不可能。”

“你的表慢了四分钟。没关系。只要知道差多少时间就行了。因此，从现在起，一八七二年十月二日，星期三，上午十一点二十九分，你开始伺候我。”

说完，菲利斯·福格站起来，左手拿起帽子，动作机械地戴在头上，不发一言，离去了。

万事通听到临街的门第一次关上的声音：这是他的新主人出去了；然后是第二次关门声：这是他的前任詹姆斯·福斯特，轮到他走了。

万事通一个人待在萨维尔街的风子里。

二 万事通确信终于找到了理想工作

一开始，万事通有点目瞪口呆，他心想：“说实话，我在图索夫人的蜡像馆见过的蜡像，活脱脱如同我的新主人！”

这里要说的是，图索夫人蜡像馆里都是蜡做的人，在伦敦参观者不计其数，说实在的，它们就只差不会说话了。

在刚才见到菲利斯·福格的片刻，万事通迅速而仔细地观察过他的新主人。这个男子大约有四十岁，面容高贵而俊美，身材魁梧，微胖，

但无损于他，头发和胡子金黄，额角平平的，鬓角没有一丝皱纹，脸色并不红润，不如说苍白，两排皓齿。他看来拥有相面术士称为“动中有静”的最高程度，凡是少说多做的人都有这共同的品格。沉静，冷漠，目光明澈，眼皮不动，这是冷静类型的英国人的完美典型，在联合王国能常常遇到，安杰丽卡·考夫曼^①出色地用她的画笔再现了他们有点刻板的态度。从他日常的各种行为看来，这个绅士给人一种印象，这个人各个部分都很均衡，沉着镇定，就像勒罗瓦^②或者艾恩肖的秒表一样完美。说真格的，菲利斯·福格是准确的化身，这从“他的手和脚的动作上”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，因为人和动物一样，四肢本身是表达感情的器官。

菲利斯·福格属于精密准确的人，他从来不慌不忙，从容不迫，举手投足都很节省。他不多跨一步，总是走捷径。他不看一眼天花板，不做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，从来看不到他激动和局促不安。他是世上最不匆忙的人，但是他一贯准时。不过可以理解，他独自生活，可以说没有社会关系。他知道，生活中必须重视交往，而由于交往要延误时间，他就不与任何人来往。

至于让，就是万事通，一个真正的巴黎人，五年来住在英国，在伦敦当贴身仆人的职业，他确实力图寻找一个能依附的主人。

万事通决不是弗龙坦或者马斯卡里尔^③那样的人，这类人胁肩谄笑，昂首挺胸，目光自信，冷漠无情，都是些无耻之徒。不，万事通是一个正派的小伙子，长相可爱，嘴唇有点儿翘起，随时准备品尝或者亲吻，脾气温和，手脚勤快，你会很乐意看到这样圆圆的脑袋长在一位朋友的肩膀上。他蓝眼睛，肤色充满活力，脸相当胖，胖到连他自己都看得到颧骨，虎背熊腰，肌肉孔武有力，像大力士一样，青年时代的锻炼使之异常发达。棕色头发有点怒气冲冲似的。古代的雕塑家知道十八种安排

① 安杰丽卡·考夫曼（1720—1807），瑞士女画家。

② 勒罗瓦（1717—1785），法国钟表匠。

③ 均为莫里哀喜剧中的仆人形象。

弥涅耳瓦^①的发型，而万事通只知道一种梳理的方式：用粗齿梳子拢三下，就梳好了。

再不谨慎的人也不会说，这个小伙子外露的性格和菲利斯·福格的性格合得来。万事通能成为他的主人所需要的分秒不差的仆人吗？只有用过他才能看出来。众所周知，他青年时代四处漂泊，渴望着休憩。他听说过夸奖英国人的有条不紊和绅士们有口皆碑的冷淡，便到英国来寻找发财机会。但是，至今为止，命运一直亏待他。他在哪儿都扎不下根来。他在十户人家做过事，这些人家要么反复无常，要么古里古怪，要么寻花问柳，要么居无定所，——这再也不能适合万事通了。他最后一个主人，国会议员、年轻的朗格斯弗里勋爵晚上在海伊市场的 oyster-room^② 泡过以后，往往被警察架回家。万事通先是尽量尊敬主人，然后冒昧好言相劝，不被采纳后，就此决裂。这期间，他得知菲利斯·福格在找仆人。他打听到这位绅士的信息。这个人生活循规蹈矩，蛰居家中，从不出远门，哪怕是一天，这对他再合适不过。他登门拜访，被接受了，正如上述。

十一点半的钟声敲响了，于是只有万事通一人待在萨维尔街房子里。他马上开始审察一遍，从地窖跑到阁楼。这座房子干净、井然有序、朴实无华，像清教徒的家，打理起来很方便，很中他的意。他觉得它就像一只漂亮的蜗牛壳，不过是一只有灯光照亮的，有煤气取暖的壳，因为煤气足以提供光和热。万事通不费力气就找到了给他使用的三楼房间，感到很满意。房间里的电铃和通话管直通地下室、中二楼^③ 和二楼的各个房间。壁炉上的用电座钟与菲利斯·福格卧室里的座钟相通，两只钟同时报时，分秒不差。

“对我很合适，对我很合适，”万事通心想。

① 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，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。

② 英文：牡蛎屋。

③ 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房间，类似上海的亭子间。

他还注意到，座钟上方贴着一张表，是他每天的工作程序，上面是：从早上八点菲利斯·福格起床的规定时刻，到十一点半他离家去改革俱乐部吃午饭，所有的服务项目，八点二十三分上茶和烤面包，九点三十七分送刮胡子的水，十点差二十分梳头，等等。然后从上午十一点半到午夜有条不紊的绅士就寝，一切都记录在案，预先考虑好了，有板有眼。万事通思考着这工作程序，乐开了花，脑子里深深记住了这些条款。

至于福格先生的衣柜，装得满满腾腾的，一应俱全。每条裤子、礼服、背心都有序号，纪录在使用进出时的登记本上，标明日期，按照季节应该轮流穿什么衣服。鞋子也是一样按章办事。

总之，萨维尔街这座房子在有名而放荡的谢里顿居住的时代凌乱不堪，而今里面有舒适的家具，一派令人惬意的景象。没有书房，没有书籍，福格先生用不着这些，因为改革俱乐部有两个图书室可供他使用，一个收藏文艺书籍，另一个收藏法律和政治书籍。卧室里有一个中等大小的保险柜，其结构既防火又防盗。房子里没有武器，也没有打猎和战斗的器具。一切都表明平和淡泊的习惯。

仔细考察过这座房子以后，万事通搓搓手，他的阔脸喜笑颜开，快活地一再说：

“良合我的意！这正是我要找的差事！福格先生和我，我们会相处得非常好！他是个守家的一丝不苟的人！十足一台机器！那么，为一台机器服务，我不会生气的！”

三 一次会让菲利斯付出高昂代价的谈话

菲利斯·福格在十一点半离开萨维尔街的家，在一前一后地迈了五百七十五次右腿和五百七十六次左腿后，来到了改革俱乐部。这座矗

立在帕玛尔大街的宽敞建筑，建造时花了不少三百万英镑。

菲利斯·福格随即去了餐厅，餐厅的九扇窗子开向一个美丽的花园，树木已被秋天染成了金色。他坐在习惯占据的桌前，餐具已为他摆好了。他的午餐包括一个冷盘、一条酱汁烧鱼、一盘拌蘑菇酱的深红色烤牛排、一份大黄和青醋栗夹心蛋糕、一块彻斯特^①干酪，这一切外加几杯改革俱乐部配餐室特藏的上好香茗。

十二点四十七分，这位绅士站起身，朝大厅走去，这个富丽堂皇的房间装饰了框架华美的油画。一个侍者递给他一份没有裁开的《泰晤士报》，菲利斯·福格费劲地裁开报纸，他手法稳健，表明已经非常习惯这个困难的工作。阅读这份报纸让菲利斯待到三点四十五分，接下来阅读《标准报》，持续到吃晚饭时。这顿饭同午饭情况一样，只是加了一些 royal british sauce^②。

六点差二十分，绅士又出现在大厅里，沉浸在阅读《每日晨报》中。

半小时后，改革俱乐部的一些会员走进来，接近煤炭熊熊燃烧的壁炉。这是菲利斯·福格先生平日的牌友，像他一样都是惠斯特迷：工程师安德鲁·斯图亚特，银行家约翰·沙利文和萨缪尔·法伦丁，啤酒批发商托马斯·弗拉纳根，英国银行董事会董事戈蒂埃·拉尔夫，——都是富有和地位显赫的人物，甚至在这个俱乐部的会员里也列入工业和金融的顶尖角色。

“喂，拉尔夫，”托马斯·弗拉纳根问，“这盗窃案怎样了？”

“嗨，”安德鲁·斯图亚特回答，“银行只能自认倒霉了。”

“相反，”戈蒂埃·拉尔夫说，“我认为会抓住这个贼。警探都是非常机灵的人，他们已被派到美国和欧洲所有的重要进出港口，这家伙休

① 英国西北部城市，重要港口。

② 英文：英国皇家沙司。